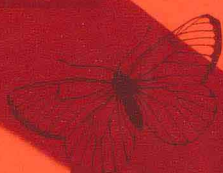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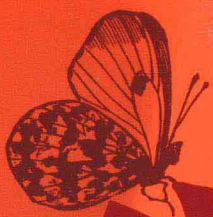


公社

的蝴蝶

王昭溪 著 作家出版社



朱石曹

九奶奶

陈道士

大队干部

小队干部

普通社员

四类分子

九奶奶

朱石曹

陈道士

大队干部

小队干部

普通社员

四类分子

朱石曹

九奶奶

陈道士

大队干部

小队干部

普通社员

四类分子

朱石曹

九奶奶

陈道士

大队干部

小队干部

普通社员

四类分子

公社的蝴蝶

王昭溪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社的蝴蝶/王昭溪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3-7132-2

I. ①公…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6535号

公社的蝴蝶

作 者: 王昭溪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48 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32-2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人民公社的社员们



作者简介

王昭溪，1953年生于山东省邹城市香城镇官庄村。曾任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市文化局副局长、文物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等职。他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保卫田野》、《柳树湾》等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曾获省级文学奖。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邹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公社的蝴蝶》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一. 大炮一响就想笑

一九四八年冬，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在徐州一带一响就是一个多月。轰隆隆的声音如天边滚雷，那惊天动地的震撼力在田野里的刺猬、狐狸、兔子不是疯了，就是傻了，反正谁也找不到自己原来的窝了。

鲁南苍青山区，灰蒙蒙的，天显得很低，象一倒扣的大锅。小北风裹着细碎的雪花，没日没夜的刮着，原野、山峦、沟壑、村庄，都变成了白色。一切都那么洁净、耀眼、陌生。官营村凹凸不平的土街、草屋、柴垛、土墙、树木上，都堆了厚厚的雪，仿佛一个衣着褴褛的穷汉突然穿了一件雪白的狐皮大氅。村东和村西两座巨大的圆形陶窑，也盖了厚厚的一层雪，象矗立着一对丰满的乳房。

这对丰满的乳房虽不能吃，但却滋养着官营的儿女们。

这两座陶窑姓陈。村里许多男人，除耕种之外，就给陈家拉活打短。陈家主要经营土陶，方圆百里农村生活所需的缸、罐、盆之类的家用土陶，多是陈家提供的产品。因为打土、运土、晒土、和泥、制陶、晾陶。

目录

- 第 一 章 大炮一响就想笑 /1
- 第 二 章 官营村走出的革命家 /10
- 第 三 章 驴圣石倒了 /27
- 第 四 章 献枪 /33
- 第 五 章 斗地主 /38
- 第 六 章 磨眼里的粮食不好吃 /43
- 第 七 章 人人都革命 我们斗谁去 /49
- 第 八 章 一个蚂蚱也要分 /53
- 第 九 章 狗咬猫 满嘴毛 /63
- 第 十 章 从石榴到小杏 /68
- 第十一章 穷人乍富 腆腰凸肚 /75
- 第十二章 合作社里的欢乐时光 /80
- 第十三章 大兵团秋收 /94
- 第十四章 跃进了 /101
- 第十五章 到公社吃包子去 /107
- 第十六章 大炼钢铁 /116
- 第十七章 大办食堂 /130
- 第十八章 饿 /142
- 第十九章 要粮 /153
- 第二十章 春荒 /159

第二十一章	牛屋里也有故事 /167
第二十二章	九奶奶串门回来了 /178
第二十三章	在水库工地上（之一） /188
第二十四章	在水库工地上（之二） /196
第二十五章	在水库工地上（之三） /206
第二十六章	在水库工地上（之四） /214
第二十七章	在水库工地上（之五） /221
第二十八章	蝴蝶的诞生 /235
第二十九章	九奶奶散闷去 /245
第三十章	我们又多了一个新党员 /254
第三十一章	享受太平生活 /261
第三十二章	说不尽的生产队（之一） /271
第三十三章	说不尽的生产队（之二） /280
第三十四章	疯狂的山冈 /288
第三十五章	人人都有尾巴根儿 /302
第三十六章	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 /315
第三十七章	革命家的困惑 /328
第三十八章	没想到“小活”改变了你 /335
第三十九章	九奶奶乘风而去 /343
第四十章	蝴蝶飞走了 /355

第一章

大炮一响就想笑

一九四八年冬，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在徐州一带一响就是一个多月。轰隆轰隆的声音如天边滚雷，那惊天动地的震撼力让田野里的刺猬、狐狸、兔子不是疯了，就是傻了，反正谁也找不到自己原来的窝了。

鲁南连青山区，灰蒙蒙的，天显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大锅。小北风裹着细碎的雪花，没日没夜地刮着，原野、山峦、沟壑、村庄，都变成了白色。一切都那么洁净、耀眼、陌生。官营村凹凸不平的土街、草屋、柴垛、土墙、树木上，都堆了厚厚的雪，仿佛一个衣着褴褛的穷汉突然穿了一件雪白的狐皮大氅。村东和村西两座巨大的圆形陶窑，也盖了厚厚的一层雪，像挺立着一对丰满的白色乳房。

这对丰满的乳房虽不能吃，但却滋养着官营村的儿女们。

这两座陶窑姓陈。村里许多穷人，除耕种之外，就给陈家扛活打短。陈家主要经营土陶。方圆百里农村生活所需的缸、罐、盆之类的家用土陶，多是陈家提供的产品。因为打土、运土、晒土、和泥、制陶、晾陶、装窑、烧窑、出窑，都需要一大帮人忙活。再把这些陶器分散到四面八方的集镇上卖掉，又要一大帮人忙活。制陶人叫作“揍窑的”。卖陶人叫作“卖家什的”。制陶业需要人手多，陶器又易碎，还要烧掉大量柴草，所以制陶业利润薄。多年来，窑主陈家表面轰轰烈烈，实则没有暴富。他们家的人与长工们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该种地种地、该揍窑揍窑。村里人，如果谁长年肩上或胳膊上沾着一层干泥，他就是揍窑的。那是制陶时必须把长长的泥条搭在肩上留下的痕迹。如果

谁浑身干净利落、脚步轻盈，多半是挑着担子赶市集卖家什的。

眼下大雪封门，远方炮声隆隆，人们一切营生都停止了。村里一片寂静，村里人大都钻到东西两座窑里暖和去了。人们把这种活动方式称作“蹲窑”。

一窑陶坯，要不停地烧七天七夜才能出窑。出窑后空窑依然很热，冬天便成了人们的好去处。蹲窑的多半是男爷们儿。蹲窑的人都光着腚，或坐或躺在热灰之中。如谁腰疼、腿疼、拉肚子，在窑里蹲三天，准好。如果谁身上的虱子多了，就把衣服埋在热灰里，虱子便会噼噼啪啪爆响。如果把冻僵了的身子躺在热灰中，一会儿身子就化开了、舒展了，心里就产生一种神仙般的幸福感。常蹲窑的人，身上汗毛是不会有，就连粗壮一些的头发、胡子和阴毛，都是焦黄脆干的。村里人谁的皮受了轻伤，用一把窑里的热灰捂上，三天就好。蹲窑人回家时，常常要带走一些热灰，给自己的女人用。女人们缝一个细长布袋，里面装上干灰，像夹个热茄子似的夹在腿裆里，不但经期干爽，而且什么妇科病也不得。还一用处就是把热灰铺在娃娃的屁股蛋儿下面，保养人，比富人家孩子用尿布要强一万倍。躺在灰上睡觉的孩子，无论屙了尿了，抱起来屁股蛋儿都是干的。就像灰烬中扒出的热土豆，又干爽又滑溜。干灰的另一重大用处就是女人生孩子用，厚厚地铺在身下，软和、温暖、吸水。消毒杀菌的作用人们虽然不知道，但知道铺窑里干灰不落月子病。生下的孩子也皮实好活。官营人走亲戚没有礼物带，带半口袋窑里的干灰也不算空着手。外村人到官营走亲戚，临走时给亲戚回几瓢窑灰也不算失礼。陶器是官营的特产，窑灰是官营的副产。

蹲窑的人，遇上好年景，就请老阴阳、小阴阳师徒俩来窑里唱拉魂腔。老阴阳、小阴阳是当地的半个神仙。师徒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交通阴阳两界。会扶乩、求雨、祭祀、算卦、相面、跳大神、择吉日、捉妖拿邪、说小鼓子、唱拉魂腔……师徒俩家住谷山山神庙，一部拉魂腔《封神榜》能唱一冬天。一部小鼓书《东周列国志》又能说一冬天。还有什么《白蛇传》《孟姜女》等等。据说，老阴阳肚子里的故事一百年也唱不完。据说老阴阳死去的师傅更厉害，是个瞎子，肚子里的东西传给老阴阳不及十分之一二便升天西游去了。

今年窑里没人唱拉魂腔，也没人说小鼓子。一个原因是收成不好，老阴阳、小阴阳每天二斤高粱的报酬从蹲窑人中间收不起来了。以往如果收不齐，陈家听着。今年陈家也不干了。原因是村庄在炮声中颤抖，陶窑在炮声中颤抖，眼看就打到官营了，谁还有心思听那玩意儿！俗语：听说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如今人们没那份心情了。

穷汉陈召银从窑里钻出来，抱着双肩，浑身灰不溜丢。由于地上冰凉，走起路来双脚一颠一颠的像火烫炮烙似的。他在村子里正好遇上地主刘二贵。陈召银一脸的坏笑，眼睛望着天上飞舞的雪花，对刘二贵说：二老爷，这老天爷如果下的都是白面就好啦，是不是呀二老爷？

刘二贵想弄个笑脸，却一脸哭相地说：“啊啊，是是是。”说罢，匆匆地从陈召银跟前走过去了。

刘二贵走后，陈召银冲着他的背影说：“呸！等着吧。”

这些天，陈召银听见大炮一响就想笑。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共产党胜了，国民党败了。

听见大炮一响就想笑的人不止召银一个，所有穷人都想笑。因为他们闹翻身的时刻就要到了。

刚才，陈召银在窑里听说，西南乡十里铺，已经进了土改工作队，斗地主、分田、分物，都闹翻天了。据说，土改工作队还带着区武装队，一进村，二话不说，把富人家的男人们集合起来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接着工作队和区武装队把富人家的大闺女、小媳妇全都睡了。而后把所有男人反绑双手吊在屋梁上，把他们的衣服全扒掉，用皮鞭蘸着水抽，抽得他们学鬼叫。最后工作队弄来一些马鬃，往他们鸡巴眼里插上一根，工作队员手捏马鬃，上下捅捅，左右捻捻。让他们痒得钻心，痒得浑身哆嗦。后来一个个很快就服软了，自己把金银财宝从地底下，从墙缝里挖出来，乖乖地送到农协会去。穷人自己根本不动手。一座座瓦房腾出来了，骡马牵来了，地契送来了，一个个跟小狗一样，颠颠的，那个积极劲，那个乖，真能把人喜死。

陈召银希望这些传说都是真的，并希望官营村将来也能这样搞。

村里的穷人们，实在穷够了、苦够了。其实每一个穷人都想当地主。他们也努力过、奋斗过，可惜都失败了。当地主吃香喝辣、三房四

妾，几乎是所有农民的最高理想。既然地主当不成，就造地主的反，分他们的家产，虽然是穷人未曾想到的，但不劳而获吃现成的，总是十分爽快的事情。至于将来如何？管它呢？说不定共产党永远管吃管喝呢。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不会只管一时的。放心地跟着共产党，准备一辈子喝香油吧！穷人的想法，都和陈召银差不多。但表面上谁也不表现出来，虽然大炮一响就想笑，但农民总有农民的狡猾，他们把喜悦深藏在心底，暗暗地各自作好准备。有的悄悄到陈家赊几口大缸，准备盛粮食；有的悄悄在腾挪自己的屋子，准备盛东西。不准备好不行，临时抓瞎就晚了。

现在是早晨。陈召银在窑里蹲了一夜，他要回家看看，看看爹和老婆冻死了没有。雪地里，赤着脚丫的陈召银步子就像一只公鸡，一翘一翘的。他的脑子里，已经把官营富人家的女人筛选了一遍，最后选定的是刘二贵的小老婆柳花和陈玉林的儿媳妇小杆。比较起来，柳花和小杆是鲜花，他媳妇兔妮就是豆腐渣。

陈召银的家，不高的土院墙，一扇劈材篱笆门，三间低矮破草屋。特别之处在于，小小院落中央生长着一棵百年柿树，这是他家祖传的基业。柿树树干比牛腰还粗，树冠如盖，一直遮到院外的胡同里。春天里，柿花和落地的小柿子可以吃，柿子的嫩叶也可以吃。到秋天，树上有千万颗金黄的柿子躲在浓绿的枝叶之间。那是可以换钱的。陈召银家没有地，这棵柿树是他家活命的本钱。现在柿树枝干如铁，高高的树梢上还有一颗丹柿，像一个灯笼。那是专门留下的。说是看树的。那颗看树的丹柿，高悬梢头，临风沐雪，气度不凡。丹柿看树，召银一家倒也常常看丹柿，盼着冬去春来。因为他们的嘴需要柿树提供食物，而不是提供风景。陈召银常说，只要有别的东西吃，我一辈子不再吃狗日的柿子。陈召银不爱吃柿子，但却觉得柿树有它的奇处。每年深秋，满树的黄叶在阳光里纷纷飘落，陈召银只要一眯眼，纷纷飘落的黄叶全变成金色的蝴蝶。这是他每年最爱看的一景，这也是他内心的秘密。这个秘密一直是他精神的支撑，支撑着他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苦日子。

他一进家门，他媳妇兔妮从一堆烂柴火里爬出来。鸟窝一样的头发上沾着许多草叶儿。兔妮鲜红的豁子嘴跳动着，神情紧张地把陈召银拉

到大门外。陈召银吃惊地问：咱爹死了？兔妮小声说：咱爹没死。我的老爷，你说话小声一点！咱家来了一个老总，还带着枪哩。是被打散的，逃兵。他想用枪换一身便衣，回河北老家去。陈召银问：他什么时候来的？兔妮说：天刚晓明。召银问：他身上有钱吗？兔妮说：有两块银元。挺老实的，他说身上只有两块银元。召银说：他有多大年纪？兔妮说：是个老兵，看样子还有病。召银问：爹怎么说？兔妮说：爹说积德行善的事为什么不办？正等你回来呢。召银说：奇怪，这么大个官营村，为什么单单钻到咱家来了。兔妮说：他说老远就看见咱家看树的那个柿子，像个小红灯笼，像在召唤他，他就奔过来了。他说光凭这个小红灯笼，他就会走运的。召银问兔妮又像问自己：走运？兔妮说：他是这么说的。召银抬头看看树梢上那颗招引人的丹柿，丹柿在微笑。然后对兔妮说：走，看看去。

兔妮领着男人一进屋，一个抱着钢枪的老兵就从他爹的床前非常警惕地站起来。兔妮说：这就是俺当家的，叫大银。老兵哭丧着无可奈何的脸说：大兄弟，打扰了。我打听着你们村里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作队，就投奔大兄弟来了。想不到老人家和弟妹都是大善人，收留了我。唉！像你们这样的好人家，天底下哪儿找去呀？大兄弟，我该给你磕一个呀。说着就要下跪。陈召银一边说别别别，一边伸手把老兵架起来。他看到爹床头上放着两枚银元。在这个除灰土就是泥坯的家里，两枚银元非常显眼，散发着高贵的光芒。这时，病情垂危的老爹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发话，他说：银来，人行善……积阴德……你大哥……落难人……找到咱……是缘分……换衣裳……钱能留……枪不要……小银来……听见了吗？陈召银大声说：都听见了，您歇一会儿吧。床上没动静了，他对兔妮说：快把火盆生着，让这位大哥烤烤火。兔妮的眼睛瞅瞅床头上的银元，愉快地到外间屋生火盆去了。老兵慌慌张张地说：不用不用，冒烟引来民兵就麻烦了。陈召银说：俺这里没民兵。谁家不冒烟？谁家不做饭！烤烤，烤烤暖和。兔妮在堂屋把火盆点着了，老兵抱着枪出来对陈召银说：兄弟，两块银元，您不嫌少吧？这支枪，美国造，还有两排火，也是能卖钱的。陈召银拿过一个蒲团让老兵坐下，自己也坐在一块断砖上，他们兄弟俩就烤火了。召银一边往火盆里添干草，一边对兔

妮说：兔子，做饭去。兔妮白了召银一眼，腮边抹了一片红晕，觉得自己的男人不该在外人面前叫她兔子。他两口子的表现，似乎感染了老兵，他竟对陈召银微笑着说：看不出来，大兄弟还是个欢人呀。陈召银说：穷开心。兔妮红着脸对男人说：做什么饭？陈召银说：到前街赊四两酒，一斤豆腐。我和大哥喝一气。兔妮有些为难地说：酒馆、豆腐店早就不赊给咱了。说着用眼瞅瞅里间屋里的银元。召银说：第一顿饭不能用老哥的钱。老兵烤着火，大概身上有些舒坦了，说：怎么不能用？见外呀？召银说：不用不用。边说边用眼睛瞅兔妮。兔妮走了。陈召银心想：一杆钢枪、两块大洋、一身军服，换一身庄稼人的旧衣裳，虽是便宜买卖，但却做不得。说不定哪天解放军就打过来了，自己如果放走国民党兵，还藏了他的枪支，岂不是死罪？这买卖如不做，又可惜。送上门的好处能不要？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掉。如果既做成买卖，将来在解放军那里也说得过去，算两全齐美了。陈召银一边想那个两全齐美的主意，一边转脸对老兵说：老哥哥，别看我两腿插在墙沟里，是个庄稼人，就是眼馋你们这一道上的人，扛大枪，走四方。骑大马，吃大馍。大碗喝酒，肉吃满口。杀人放火睡大妮，枪林弹雨搞娘们。多过瘾呀，你为什么偏偏不愿干了？老兵长叹一口气，说：看来老弟是个爱说笑话的人。不上哪家学，不识哪家字。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你哪里知道吃粮当兵的苦处？我的苦水三天三夜也倒不完呀！

老兵警惕放松了，动情了，心软了，泪花儿眼眶里打转转，苦水水到了嘴唇边。他又叹出几口气，就要正儿八经地说点什么了。

火盆里火熄了，屋子里烟还没散。陈召银双手突然插入火盆，捧起一大把带火星子的热灰，呼哧一下捂在老兵眼上。老兵只觉一股热风，满脸火烫，双目生疼，面前漆黑，来不及想别的，只向后退。陈召银操起钢枪，抡起来朝他耳根子就是一下子。老兵如肥猪挨了闷棍，哎的一声就歪在地上了。陈召银扑上去死死地掐住老兵脖子，老兵的双腿只轻轻蹬了几下，就瞪着眼不动了。

老兵死了，不动了，但眼睛还睁着，空洞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陈召银身上。陈召银这会儿仿佛一辈子的力气都出完了，身上一丝劲儿也没有了。他骑在老兵身上，甚至都没有力气站起来，更不敢看老兵愤怒的眼

睛。他一抬头，乌黑的屋梁上蹲着一只猫，猫也正在看他。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屋里像冰窖一样寒冷，连牙齿都哒哒地打战，他正要拼命站起来，他觉得老兵也要随他站起来，他身体里又爆发出一股邪恶力量，再一次扑到老兵身上，双手掐住那个死人的脖子，又使劲地掐了一阵子，老兵的身子慢慢硬了，召银才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爬起来。再抬头看看梁上，梁上的猫惧怕陈召银吓人的目光，喵喵地悲哀地叫着逃走了。

躺在里间的老头儿，这会儿又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了。他仿佛听到什么动静，有气无力地问儿子：银来？召银哆哩哆嗦地说：没，没事，是猫逮老鼠。老头问：老总呢？召银说：回老家了。老头问：枪呢？召银说：带走了。老头问：钱呢？召银说：留下了。老头问：你冷？召银说：不冷。老头不吱声了，放心了。

本来，老头儿在前几个月的一天，已经倒气儿了，寿衣也穿了，也上灵床了，单等着咽最后一口气，可是躺了几天，在隆隆的炮声中居然又起来了。寿衣是他几年前准备的，上面有龙凤麒麟蝴蝶祥云的图案，都是天堂的景象，完全是神仙的服饰。老头儿穿着寿衣拄着拐棍上街了，小孩子见了，吓得哇哇大哭。大人们见了，吓得躲躲闪闪，总以为是诈尸，见了鬼了。老头儿很不好意思，总是说：别怕别怕，我不吓你们，我真没死，阎王爷没留我，又活了。大家都说，快脱下寿衣吧，多吓人呀！老头儿说：我一辈子没穿过这么鲜亮的衣裳，没穿过新布，这回我要享受享受。老头儿既然这样说，大家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老头儿这么一穿就是几个月，现在寿衣不鲜亮了、旧了，他就又病倒了。人们觉得，老头儿这会儿新布也穿了、满足了，也许真的该死了。谁知今天又遇上这个大兵。知子莫若父，他知道大银馋吃懒做、伤天害理，对他总不放心，也就总是咽不了这一口气。去年大年三十，院子里蹲着几十个讨债的人，都是四邻八村卖烧饼的、炸果子的、蒸馍馍的、卖酒的、卖肉的、卖豆腐的、卖豆芽的。讨债的人蹲在院子里，死等，非等着大银还钱不可。陈召银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用甜言蜜语应付着大家，现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但那些要账的人不急，他们稳稳地蹲在院子里，不拿到钱决不罢休。天快晌午的时候，大银忽然扒了光脊梁，像条红虫，手拿一把闪闪发亮的尖刀从屋里蹦到院子里，满院人吓得都

站起来了，大声问他：你干什么召银？有钱还钱，没钱有话，你还想杀人？大银笑笑，向大家拱拱手，说：各位！误会了。我没钱。我想请乡邻乡亲们看看我身上哪儿肉好，你们就割一块去，带回去喂狗也行，雪雪恨也行。向我要钱，肯定没有。说完他咣当把刀子扔在地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办法，大都骂骂咧咧地走散了。等讨债的人走光，他跑进屋从墙洞里掏出一把钱，一边给兔妮看一边说：看！这是什么？留着咱买肉吃，你的兔子嘴不香？你的腚眼儿不香？为什么要给他们？有病呀？！

爹被糊弄得没了动静，兔妮还没有回来，陈召银身上还是冷，浑身筛糠一样哆嗦。他把那支钢枪掖在院里的干草垛里，不行。又埋在屋角烂柴火里，也不行。藏在他爹用土坯垒的床底下，还不妥。不消一袋烟工夫，藏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行。他蹑手蹑脚走到大门口，透过柴门，看到外面一个人也没有，雪越下越大了，天地间白茫茫的，连刚才兔妮的那行脚印都没有了，他麻利回到屋里，抱起枪，像抱着一个烫手的热芋头，跑出屋，打开柴门，大门外就是一口水井，这会儿也没有打水的，石砌的井口在雪地上冒着热气，他把枪扑通一声丢到井里，转身就往回走。回到大门里，又转脸看看门外，门外依然大雪飘飘，一片安静。他火烧猴似的又跑到门口，站在井台上往井里望了一眼，井水平平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脸，他不敢久看，也无须再看了。回到家，刚要进屋，头皮一麻，就像屋里有两只狼三条蛇在等着他。他迈进去的一只脚又缩回来。站在院子里，他仰面看看天，天宇寥廓，雪落无声，只有树梢上的那颗看树的丹柿，越发夺目。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几片雪在他呼出的热气中融化了。他现在知道是自己吓自己，是自己有贼心无贼胆。他甚至不明白，刚才他身上的那股邪恶力量是哪里来的，是因为看了那支闪亮的钢枪？是因为看了大兵用香烟熏黄的手指头？他想不明白。但他不后悔，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后悔。他想着先把那小子暂时用烂柴火盖在屋角里，趁夜间再把他弄到村外枯井里去。关于那支枪，等工作队一进村就有用了，那是见面礼，是投奔革命的本钱。工作队的人不是也有枪吗？到时候可以比一比，看看谁的家伙更牛屌。想到这里，陈召银咬咬牙，迈着有点夸张的大步

进了屋。

第二天，陈召银没有去蹲窑，他家冒出的炊烟里，有煮肉的香味。人们猜测，大雪天里，陈召银这狗日的大概逮住了一只兔子。

第三天，雪停了，远方的炮声不那么紧了，突然村里响起噹噹的锣声，还有人喊：土改工作队来啦，都到大庙开会去呀！